

苹果文丛

远距离欣赏

HUANJULI
XINSHANG

金岳清◎著

普鲁斯特正是凭借感官的多重记忆，完成了他对逝水年华虚虚实实的文字追忆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苹果文丛

《苹果文丛》总第100种

当代文艺思潮

附一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中一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远距离欣赏

YUANJULIXINSHANG

金岳清◎著

《苹果文丛》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920-8843-7-878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普希金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距离欣赏 / 金岳清著. —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3. 6
(苹果文丛)
ISBN 978-7-5468-0562-7

I. ①远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8880号

远距离欣赏

(苹果文丛)

金岳清 著

责任编辑: 王森林

封面设计: 三合设计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 (编辑部) 0931-8773276 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0562-7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海边的炼金术士（序）

顾建平

金岳清最初以书法家的身份在浙江扬名立万，他在书法界的声名早于他的文学名声。他写作旧体诗，写散文，这都在常理之中，似乎是中国当代书法家的本分。但比较另类的是，他还写小说，默默写作，潜心操练多年，功夫渐入佳境，其斐然成绩，就是我们眼前的这本小说集。

书法需要心境澄澈、凝神静虑，小说需要烟火气，需要对人的欲望洞若观火，需要琐细的生活描写，因此两者似乎冰火两重天。但岳清兄将两者集于一身，圆融无碍，让我不禁惊讶赞叹。

这本书中的不少小说，我在数年前已经拜读，《花旗手枪》印象最深刻。

小说《花旗手枪》结构的全部支撑得力于三声枪响。一支花旗手枪击破乡村的宁静，导致了三起杀人事件。关于人民公社时期的这支手枪，还有许多的悬疑，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找不到解答，但是一个饮恨忍耻的男人扣动扳机的理由如此充分，足以让读者忽视、遗忘情节的偶尔滑丝乃至脱榫。确实，要将离奇诡异的凶杀写得严丝合缝无懈可击，是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的责任和义务。《花旗手枪》显然志不在此。进入核心故事的路途绕得比较远，作者加上了叙述者“我”得病的厚重套子，得病与三声枪响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因果关联。然而那些自然生发的充盈细节，比如弟弟以指甲掐军棋，弟兄俩寒风中等待陌生远亲的到来，“我”用手电筒照阿英的脸……使得这个外加的叙事套子一下子轻巧起来，也使得杀人案更加惚兮恍兮扑朔迷离。作者用犹疑和谨慎减弱了戏剧性事件天生的故事张力，让读者更长久地保持对“我”的恐惧的好奇，对复仇者羞愤的体察，这也算得上是回避挑战、迂回出击的小说智慧。战场上的机枪手往往为枪

托搁一个垫肩，不会减小杀伤力，但能减小后坐力；写小说也不妨如此。

这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南美大陆上的故事，《玫瑰街角的汉子》或者《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》，前者的干脆利落、后者的大开大合。为雪耻而引发的复仇，不同于捍卫荣誉的复仇。后者可以高调张扬，前者只能低调隐忍。许高官淫人妻女，足见他并没有原罪感，但是他能为了自尊而雪耻，足见他是“耻文化”的身体力行者。如果是直截了当的复仇，为荣誉而公开宣示杀伐，作者得去和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比试叙事技术，这是文学的冒险，难度太大。作者运用了迂回战术，同样出奇制胜。

岳清兄自述，他的文学启蒙得益于乡村的纳凉闲谈。纳凉闲谈实际上是正史之外中华叙事传统的正道。子不语的怪力乱神，都留给了江渚渔樵、荒村野老。民间传奇要比书斋虚构来得斩截，来得生猛，有不管不顾的力度，有不容论辩只需诠释的强大逻辑。中国延续千年的笔记小说传统，得之于野叟曝言，得之于扪蚤闲谈，丰富、盛大而驳杂。豆棚瓜架雨如丝，正是聊斋开讲时，新文学初始的周氏兄弟，都对中国文化的这一脉情有独钟，恰是渊源有自。

旧日的江南乡村，笼罩着薄雾一样的氛围，其中混合着神秘、忧郁、梦幻、幽怨等种种意绪，人们充满期待又茫然不知所向。岳清的乡村记忆丰富而清晰，为他的一系列作品找到了稳固的落脚点。但是人的记忆都是此刻的思维，经过了过滤、选择、发挥、重组，客观性随之降低，艺术性由此提升。普鲁斯特正是凭借感官的多重记忆，完成了他对逝水年华虚虚实实的文字追忆。

乡村景象的深度记忆和纳凉闲谈听来的传奇掌故，是岳清珍视的文学富矿。而故事转化为小说，他比喻成女娲补天捏的小泥人，需要吹一口仙气使他活蹦乱跳能哭能笑。故事与小说的关系是微妙的，形似但未必神似，朴素的故事与艺术的小说有着质的区别。凡是质变的发生都需要触媒，需要点化，就像煮开后的豆浆需要点卤，才能凝结成豆腐。至于是用卤水点豆腐，还是石膏点豆腐，手法不同、风格不同，味道自然也大不相同。

网络化时代，同时又是故事贫乏的时代。十八年寒窑苦守已经是遥远的佳话，除了父母家人，每个人在他人的生命中都是断片或者散点的存

在，情节不断发生，但是有始无终，难以构成起承转合的故事。现今影视作品不断改编名著，甚至旧戏重排，正是因为底本匮乏，可供改变的新的原创作品踪迹难觅。“穿越小说”甚至无厘头杂拌，只能证明虚构能力、想象力的弱化。故事立不起来，布景再华丽，动作再花哨，表演再生动传神，都是木偶傀儡，缺乏灵魂。

中国的作家和电影人，如果有志于原创，须得寻找故事的活水源头，找到那根生生不息的泉脉。三年前在古城临海初次见到闻名未识面的岳清，陌生感只有三分钟时间。这个结实的小个子，朴实平易，却写得一手沉静绵厚、浑穆圆融的好字，写得一手清新俊朗的好文章。只有他的对襟皮装和大背头，传达出一点他的身份信息。他的才华是含蓄的、内敛的。也许成为了他的知己朋友才可能了解其中的深广。

岳清以临池的态度写作，废纸千张存其一幅，产量自然不多，但都是用心良苦的精品。记得有一次，岳清说起要写一篇长散文，写给自己的父亲。他在医院为病中的父亲陪床，想起父亲生平种种，遂立意写作此文。我前不久问起，他说写了十余万字了，还在进行中，已经写好的还要细细打磨。

岳清是栖身于海滨的文学炼金术士，将读书、生活、见闻、思考、梦想萃于一炉，创新成功带来的满足感远大于黄金本身。这部小说集值得我们细细品赏，他的新作值得期待。

目 录

玉麈	1
马兵过渡	23
少年手榴弹	55
花旗手枪	71
远距离欣赏	109
羊皮鼓	131
遭遇冬天	147
白色伤心	179

玉 塵

一顶大红花轿从官道远处浮来，宋妈扭着脚丫儿兴冲冲直奔绣楼。绿袖正懒洋洋翻着父亲绿天庭留下的那本线装《西厢记》，读到“云雨初度，流丹溢席”一句有些好奇。三月春风夹杂着花香与草香，鲜美四溢，绿袖似醉非醉，轻轻将云鬓搁在红棕色的窗棂上。宋妈一边扭着脚丫儿，一边高叫，小姐，小姐，恭喜你呀！抬你的花轿来了。绿小姐绿袖往窗外望去，那顶大红花轿正浮上石拱桥，一路唢呐声欢快而来。绿小姐绿袖说，宋妈，恭甚喜呀，嫁给一个老朽，还算得上喜吗？宋妈一脸尴尬。

绿小姐绿袖上轿时孤身一人，妆奁也显得单薄，唯有迎亲的鞭炮声和唢呐声把气氛渲染成桔红色。绿小姐绿袖穿一身桃红色绸衣，在宋妈搀扶下迈出门槛时，轿夫把大红花轿悄悄作了倾斜。绿小姐绿袖看了一眼宋妈说，宋妈，你保重。宋妈看绿小姐绿袖已撩起花轿门帘，喉咙哽咽，也回了一句，小姐珍重。宋妈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时候，绿小姐绿袖已稳稳当当地坐在花轿中，一时唢呐声鞭炮声闹得沸反盈天。宋妈转过身，泪水便涌了出来。宋妈急急地跨过门槛，去拉两扇沉重的大门，樟木门响起苍老而心力交瘁的呻吟声，接下去便是一声沉重的闷响，两扇樟木门合在一起，陈旧的朱红漆被震得脱了皮，纷纷剥落在青石板上，两只青铜门环叮当作响。宋妈反手靠在门柱上，一时不觉得门外还有太阳，她正在想绿袖的父亲绿天庭。

绿天庭曾经为宁海盐官，显赫一时，那颗大印二十年来为他赢得了许多笑语与颂歌，更为他带来了殷实的家底。可惜的是绿天庭的妻子绿夫人

在生产绿袖时撒手而去，幸亏催生婆的努力，才将已满脸紫色的绿小姐绿袖唤回了人间。绿天庭郁郁寡欢几年后，发现女儿绿袖一如其母，才渐渐以绿袖来抚慰创伤，亦不觉有年。

民国七年，十六岁的绿小姐绿袖正人面桃花，绿天庭把她送到省立女子中学。绿小姐绿袖走后，作为父亲的绿天庭总感落寞和惆怅，便日日借戏消愁。同僚们劝他续弦，绿天庭总是一笑了之。其实，绿天庭自己心里明白，不是不爱红妆，只是知音难觅。同僚中也有几人读懂他的心思，便四处张罗，但总无善听琴者，绿天庭只好抱拳作揖，谢各位美意。这年夏天，宁海出奇的闷热，整个府城的人夜不能寐。六月十三，恰好有班戏子路过城门，知府大人一时兴起，便请戏班留下消暑。知府大人请了同僚，绿天庭当属之列，不想三生有缘，戏班里那位旦角一上台就对着绿天庭暗送秋波，绿天庭接了她的目光，竟然酒亦醉人人也醉。不想，坐在知府大人旁边的帮办也把目光粘在那位旦角的鼓鼓胸部上，于是便演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，结果以绿天庭家破人亡而告终。帮办买通一位高手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把绿天庭的那颗官印盗走，以致绿天庭惶惶不可终日。数日后，帮办让人复制一方，将原物悄悄放回绿天庭的书房，暗中把那件复制品卖给盐贩。绿天庭正在庆幸官印的完璧归赵时，帮办又买通知府大人。于是，绿天庭便臭名昭著，自然被送进监狱。宋妈还清晰地记得，绿老爷绿天庭被官差投进监狱这一天，正是这一年中最后的一个大热天。绿老爷临走时，还关照宋妈说，先不要告诉绿小姐，说是到福建办差去了，过些日子我会回来的。可惜绿天庭话如是说，但人却为黄鹤。在他走后的当夜，万贯家财被洗劫一空，绿家的家丁、佣人全作鸟兽散，只有宋妈彻夜啼哭，直到东方泛白，才躺在伙房里睡去。后来，老爷绿天庭一直没有回来。到了绿小姐绿袖从省城读书回来的当日，宋妈还不知道如何向绿小姐绿袖交代时，两个官差送来一个木盒，宋妈和绿小姐打开一看，木盒里装着的竟是老爷绿天庭的牌位，绿小姐绿袖歇斯底里尖叫了一声父亲，便昏死过去。

绿小姐绿袖自然辍学，后来的日子一主一仆过得平乏无味。新年将近时，宋妈说，小姐，还是嫁人吧！绿小姐说，嫁给谁呀，宋妈？宋妈说，

小姐的意思是什么？绿小姐说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要有钱人家，做小的也行。宋妈没有说话，单是叹了一口气。

绿小姐绿袖的大红花轿抬到白家时，已是掌灯时分。白家的灯火一片辉煌，绿小姐绿袖浑然不知。等到大红花轿停在白家大门口，一个作为伴姑的俏女子撩开花轿的门帘时，才看见绿小姐睡着了，施过粉黛的脸上还留有泪痕。那位作为伴姑的俏女子附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道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到家了。睡梦中的绿小姐绿袖仿佛听见遥远的他乡有人在呼唤，于是便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，睁开眼，见外面灯火辉煌，一位俏女子正对着她浅浅一笑，便问道，到了吗？那俏女子说，少奶奶，您看呢？俏女子说话时侧过身，指着白府大门门楣上悬挂着的大红灯笼。轿夫把大红花轿微微前倾时，俏女子搀扶着绿小姐绿袖走出轿来，霎时间，鞭炮声唢呐声在白府上空回荡。绿小姐绿袖给弄懵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俏女子指着地上通向白府门口的红口袋说，少奶奶，您从上面走过去吧！绿小姐绿袖一脚踩在红口袋上，一股新鲜感油然而生。绿小姐绿袖走了三步停下来，回过头看花轿一眼，唢呐声便嘎然而止，看热闹的人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俏女子俯在她的身边说，走吧！走吧！少奶奶。绿小姐绿袖记起了什么，便急急的在红口袋上走过。霎时鼓急锣密，唢呐声也显得急促而嘹亮，看热闹的人便哄堂大笑。

到了亥时，白绅士手执一柄檀扇，轻轻推开虚掩的房门，两位婢女向白绅士道了个万福，白绅士笑意盈盈。两位婢女退出房门，坐在绿小姐绿袖旁边的那位俏女子也站起来向白绅士欠了欠身子，白绅士并不在意俏女子的举动，只是把目光落在绿袖鼓鼓的胸脯上。绿小姐绿袖穿一身桃红色绸衣，青春的曲线流水行云般美妙，烛光照过去，一个毛茸茸的剪影画在墙壁上。俏女子迈出门槛时，绿小姐绿袖抬起头来，看到一个干瘪的老头子对着她微笑，绿小姐绿袖一脸迷茫。白绅士走过来，把檀扇搁在红木桌上，一手捧起水烟枪，坐在绿袖旁边的龙椅上。绿小姐绿袖无所适从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稳，心里有些发痒。白绅士见她把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，便伸过手来轻轻地放在绿袖白嫩的手背上。绿小姐绿袖一惊，想抽回来，又觉不妥，便也不动。白绅士把拿水烟枪的手也伸过来，绿袖粉嫩的小手

如同羊羔般温顺。白绅士一边揣摩，一边啧啧赞叹绿袖春笋般的手指。过了好一会，白绅士把水烟枪也搁在红木茶几上，站起来去抱绿袖，绿袖臀部很沉手，白绅士走了几步，绿袖的身子便从他手中滑落下来，白绅士满脸愧色。

绿小姐绿袖躺在红木雕花大床上，闭着眼，桌上那高烧的红烛仍在她眼前闪烁。白绅士轻轻退净绿袖身上的衣裤，见绿袖洁白如玉，一时有些昏昏然，等他再定眼看时，这高高低低的胴体便清香四溢。白绅士捻着山羊须吟道：半榻清风，一庭明月，洞房相会情难说。美人兀自更多情，做个翰林风月。回头一笑生春，却胜酥胸紧贴。尤云滞雨，听娇声轻聒。疏竹影萧萧，春花香拂拂。白绅士一边吟，一边把嘴和手同时引向胴体，漫游了很久之后，白绅士趿着鞋，来到红木桌前，打开抽屉，捡起一根玉麈。绿小姐绿袖正有些兴致，开始湿润起来，突然感觉少了什么，便睁开眼，见白绅士手里拿着一根玉麈走过来，有些纳闷。白绅士让她挪开双腿，绿袖一阵紧张，刚才的兴致烟消云散。白绅士借着烛光，用玉麈轻轻点拨，不多时，绿袖便欲仙欲死，将那身子上下起伏，左右摇摆，几粒雪白的糯米小牙咬着粉红色的下唇，额头上早已渗出点点香汗。白绅士也哆哆嗦嗦去解裤子，绿小姐绿袖有意瞟了一眼，白绅士的东西像只干瘪的大龙虾。无论白绅士怎么努力，总是无法进入绿小姐绿袖的境界。白绅士尴尬地站在床前，绿小姐绿袖抓过一个枕头压在自己脸上，泪水与香汗一并渗入枕头。过了好久，白绅士和绿小姐绿袖躺在床上相对无言，白绅士想打破沉默，便说了很多好听的话，绿小姐绿袖却毫无反应。白绅士又打开小盒找出两粒翡翠戒指，轻轻地套在绿袖手指上，绿袖仍然一脸厌倦。

绿袖醒来时，白绅士早已起床。绿袖隐约中听见有小鸟啁啾，一时还以为在自己闺房里，睁开眼来看时，知道自己已是白绅士的三姨太。三姨太绿袖慵懒地伸伸腰，让自己清醒一下思绪，披了一件丝织短衣，把头靠在红木床沿上，昨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。白老爷瘦骨嶙峋的躯体让人恶心，那龙虾更是让人欲哭无泪，唯有他手中的玉麈，却是一根法力无边的魔棒，这漫山遍野的少女春潮看来要毁灭于这根玉麈。三姨太绿袖想到昨夜的情景有些发怵，她叹了一口气，一时觉得有尿意袭来，便趿着鞋下

床，完了事，房间里便荡漾着一股淡淡的臊气。三姨太绿袖打开窗门，新鲜的空气弥漫过来，那是春的气息，连沉睡了一冬的泥土也散发出诱人的芬芳。三姨太绿袖看窗外有几株柳树和桃树，小鸟在桃树枝头叽叽喳喳地吵闹，还不停地上下扑腾着，柳树的枝条柔嫩无骨，春风过处，便舒舒緩缓地飘荡。柳树和桃树的外面便是一个偌大的湖，湖边还有水榭，水榭有两处，一为樵云，一为浣月。水榭画栋雕梁，红得深沉。湖面上微微凸起的水波款款有致，一时看来，让人想起国色天香的女子金莲缓移。三姨太绿袖见了，倒也心旷神怡。

三姨太绿袖懒洋洋地穿好衣衫，早有一位婢女捧着铜盆在门口等候。三姨太绿袖开了门，见婢女手中的铜盆里是一泓清水和一条白色毛巾，便知是让自己漱洗。婢女怯生生地说，三太太，您请。三姨太绿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婢女说自己叫碧云，萧山人，来这里两年了。三姨太绿袖又说，你几岁啦？婢女碧云说，过了八月，就十五岁了。婢女碧云说完便低下头。三姨太绿袖看了看碧云白嫩的颈项，把手浸在水里，掬起毛巾轻轻绞了一下，那水叮咚作响，落在铜盆里，溅出几粒水珠。三姨太绿袖说，老爷呢？婢女碧云说，老爷玩鸟去了。三姨太绿袖想问什么，听见大门口有人高叫道，老爷回来了！婢女碧云说，我给您先梳一下妆吧！待会儿便要开饭了。

三姨太绿袖梳好妆从楼上下来，随婢女碧云穿过右厢房走廊来到饭厅时，白绅士正和两个太太说笑着。见是三姨太绿袖来了，两位姨太都亲亲热热地拥她入座。三姨太绿袖一一道了万福，坐在白绅士身边。早饭是燕窝糯米粥，又稠又香。三姨太绿袖本来有些饿，见两位太太吃得斯文，自己又不好放肆，便也细嚼缓咽。饭吃了一半，白绅士说饭后要给她们看一样东西，让众太太先猜。两位太太便叽叽喳喳瞎猜一通。白绅士捋捋山羊须一股劲摇头。三姨太绿袖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开口。白绅士说，你说呀！三姨太绿袖微笑着把一匙燕窝糯米粥放在嘴里。两位太太都在出神地思索。白绅士抓起三姨太绿袖的左手放在自己的裤裆上，单薄的白绸衫凸出那东西的轮廓。三姨太绿袖的脸上迅速飞起两朵红晕。坐在对面的大太太说，老爷艳福不浅哪！三妹这么漂亮。白绅士说，你们猜呀！猜对了赏一

只翡翠玉镯。白绅士轻轻地在三姨太绿袖手上捏了一下。三姨太绿袖看着碗里的燕窝糯米粥说，老爷，是鸟吧！三姨太绿袖说话时满脸通红。白绅士哈哈大笑说，到底是多念了几年书。两位太太都嚷嚷说，三妹是怎么猜的。三姨太绿袖说，早晨我看见老爷提着鸟笼从外面进来，老爷走过西厢房走廊时还看着鸟笼笑呢！两位太太一时欣然，都说三妹真聪明，又问老爷什么鸟。白绅士说，是只漂亮的画眉，项庄项爷的宝贝。大太太与二姨太都知道项爷是古董商，遇到收了好字画的时候，都到府上来请白老爷过目。

早饭后，大太太说自己要给远在北平念书的少爷纳两双布鞋底，便独自回房，二姨太围珠和三姨太绿袖来到白老爷的书斋，白老爷书斋有个名，叫云古斋。云古斋三字刻在樟木板上，黑底金字，气度恢宏，出于康有为之手。书斋里东面是两只红木橱，橱里层层叠叠，摆着线装书；南面一张红木长方桌，桌前是一把红木嵌白玉太师椅；西侧靠墙壁处放着两把红木椅，椅中间是红木茶几，茶几上放着一盆兰花；北墙上挂着四幅屏书法，是郑孝胥的墨迹。三姨太绿袖正想着那只画眉鸟，不想头上鸟声婉转悦耳，便仰起头，见一只白藤鸟笼悬在梁上。白绅士伸手摘下鸟笼，二姨太连说好鸟好鸟。三姨太绿袖定眼看时，见鸟背羽毛绿褐，下体金黄，腹部一片灰白，体态如蛾眉。白绅士说，韩偓不是有两句诗吗？“不如寄与星郎去，想得朝回正画眉”。二姨太围珠无心在诗，便说，老爷你说过的呀，要赏三妹翡翠玉镯！白绅士忙说幸亏你提醒，不然我倒忘了。白绅士把鸟笼递与三姨太绿袖，一边说，一边打开抽屉，取出一只翡翠玉镯、一块玉佩。三姨太绿袖接过翡翠玉镯，谢过老爷恩典，套在藕一样的玉臂上，玉臂便清辉四溢。二姨太也收了玉佩，谢过老爷，两个人又围着画眉逗弄。

春天的日子很快就过去，白府门前的红绢灯笼逐渐褪了颜色，该熟悉的都已熟悉，该了解的也已了解，三姨太绿袖对白府的新鲜感已荡然无存，日子一天天索然无味，唯一能为她解闷的便是坐在水榭中闲读那本线装《西厢记》。可书中某些段落的描写却更加撩起她荡漾的春心，这种欲望越来越炽热，三姨太绿袖几乎不堪重负。大太太和二姨太都沉迷于打

牌，打牌一般是下午的事情，大多请人家来府上，有时也出去到人家府上，上午的时光除了睡懒觉，便是做些女红。两人也让婢女来请三姨太绿袖打牌，但三姨太绿袖一打牌就头晕。该和的不和，不该和的，又迫不及待地打牌推倒。于是便包牌，包牌自然处罚。一圈尚未下来，三姨太绿袖便输得粉脸通红。要是这时候白绅士进来，自然会坐在她旁边帮着打，不几回，就会赢得神采飞扬。但白绅士很少来，白绅士养鸟品茶，读画抿酒，几个高人凑在一起常常海阔天空，聊得飘飘欲仙。有时候也把新鲜的话语带回家里讲给太太们听，说孙中山这次又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的挟制，去了大元帅职务到了上海，中华民国党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国民党；又说“二十一条”是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绳索。白绅士说这番话时，往往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然后斜躺在红木躺椅上抽水烟。婢女碧云蹲在他旁边，轻轻捶着他的腿部。过一、两刻钟，白绅士便呼噜入睡，手上那杆水烟枪捏在手里。三姨太绿袖便让婢女碧云给轻轻地取下来，千万不要把老爷惊醒。婢女碧云先将白绅士手中的水烟枪松动一下，见无反应，再小心翼翼地抽出来。有时抽了一半，白绅士突然捏紧烟枪，婢女碧云便会惊出一身冷汗。这时候，三姨太绿袖就会走过来，站在白绅士前面，让婢女碧云去抱一条毯子给老爷盖上，自己伸手去取烟枪。

这年夏天，白府来了一位男佣人，消息是婢女碧云告诉三姨太绿袖的。那天天气闷热，三姨太绿袖来了身子，白绅士嫌臭，又怕染了白绸衫，便去了二姨太围珠房里。这是白绅士的规矩，三姨太绿袖第一次来身子时没有告诉他，他闻到异味，半夜里开了房门要出去。三姨太绿袖说，又不会脏你，何必半夜三更去敲人家的门。白绅士说，我想了就恶心，下次要早些日子告诉我。白绅士没有叫佣人，自己打着灯笼拂袖而去。那次是到二姨太围珠那里，二姨太睡得沉，让白绅士站在门外敲了好久，以致白绅士第二天接二连三打喷嚏。那鼻烟壶真管用，白绅士整天拿在手里。后来的日子三姨太绿袖真的很留心，到了该提醒的日子，就红着脸悄悄地说与白绅士。白绅士皱皱眉，点一下头说，完了再告诉我。三姨太绿袖便待这东西流尽后，再让火房烧上一木桶暖水，把整个身子浸在里面，上上下下地梳洗一遍，然后再喷些香水，换一套艳服。这时候，白绅士见了便

会拈着山羊须，摇头晃脑地吟道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但晚上被窝里的事情，白绅士仍是无能为力，只好借助于玉麈。这一次，三姨太绿袖小解时见来了消息，便把白绅士堵在门外。婢女碧云是替三姨太绿袖送东西来的，三姨太绿袖便让婢女碧云留在房里说悄悄话。三姨太绿袖说夏天冗长，一个人闷着好烦，让婢女碧云说些新鲜事，婢女碧云便把来了男佣人的消息告诉三姨太绿袖。三姨太绿袖听了，问婢女碧云，佣人哪个时候来的？婢女碧云说，他是中午到的，太太们都睡了，管家蔡先生带的人，听说早几天老爷吩咐过管家蔡先生，还是要个干重活的男人，蔡先生便四处张罗。三姨太绿袖知道蔡先生就是管钱管田的那个阴阳怪气的老头，他常常戴一顶黑色西瓜帽，穿一件丝绸蓝马褂，不穿裤，穿裙，白老爷很信他，大小事情由他一手操办。管家蔡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早年亦为大户人家修过谱，文墨尚好。所以白老爷有时也让他来书房坐，一主一仆，说古论今。但管家蔡先生总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话尽拣好的说，把白老爷心里熨得舒舒服服。婢女碧云见三姨太绿袖呆呆地不说话，一时怀疑自己说错了什么，便要出去。三姨太绿袖说，我又不困，你别走，你拿扇子扇我好了。婢女碧云便取下挂在床边的真丝团扇，坐在三姨太绿袖旁边轻轻摇着。三姨太绿袖说，碧云，什么算是重活？婢女碧云说，三太太，重活很多，比如挑水、劈柴、舂米、倒尿桶都算重活。三姨太绿袖说，这些过去都是谁干的，为什么到现在找人？婢女碧云说，过去有个叫顺发的男人干过，去年冬天他老婆病死了，家中还有一个患羊角疯的老母无人照顾。他走了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，重活便让女佣们凑合着干，这几天，不知老爷又怎么想的。三姨太绿袖听婢女碧云这么说着，让她去点一根檀香，熏熏房间。婢女碧云点了檀香后，又坐在三姨太绿袖身边继续给她摇扇。一股香气在屋里流淌，婢女碧云说，好香啊！三姨太绿袖说，真的吗？碧云，老爷都嫌臭呢！

三姨太绿袖非常的日子很快就过去，尿桶里腥红色的纸重重叠叠，垒得跟小山一样高。三姨太绿袖想，该是老爷回来的时候了，这些脏东西要先倒掉，人当然要洗洗，免得老爷一脸苦相。三姨太绿袖正想着，婢女碧云把点心送过来，盛点心的碗放在一个木盘上。婢女碧云端着木盘从西厢

房走廊右角转过来时，三姨太绿袖便看见她，站起来隔着半开的窗门喊：碧云，碧云，有什么好吃的呀！婢女碧云在楼下应着，是莲子汤，三太太您爱吃吗？三姨太绿袖听说是莲子汤，便觉得满口甜腻腻的，等到婢女碧云上楼来，便说赏给你吃吧！我又不想吃。婢女碧云谢过三姨太绿袖，便站在一旁吃了，喝完了还贪婪地顺着碗沿舔了一圈。三姨太绿袖坐在一旁见了，便笑着说，看你这副饿相，好像是半辈子没吃东西了。三姨太绿袖一边说着，一边让她去找那个刚来的男佣人，婢女碧云便端着空碗下楼。过了片刻，那男佣人便怯生生地站在门口，抖抖地说，三太太有什么吩咐？三姨太绿袖正打开樟木箱找衣服，找了七、八件都不如意，花花绿绿的堆了一满床。听见门口有人怯生生地叫她，知道是男佣人来了，便回过头来，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站在门口，熊腰虎背，皮肤黝黑，上身穿一件蓝粗布衣褂，半裆裤，赤脚，胳膊上的肌肉鼓鼓突起。三姨太绿袖便合下箱盖，让他进来，那人一直没有抬头。三太太绿袖说，在我屋里你随便吧！那人听了这话，才抬起头看了三姨太绿袖一眼。三姨太绿袖见他浓眉，阔嘴，眼光却有些浑浊，问他名字。那人说自己姓陈，叫陈宝宝。三姨太绿袖听了，差点笑出声来，这样一个彪形大汉怎么取个娃娃名字？陈宝宝说，三太太有什么吩咐？三姨太绿袖指着墙角边的尿桶说，你把这东西倒了，洗刷干净后再送回来。陈宝宝点了一下头，把尿桶提了出去。这一下午，三姨太绿袖坐在木桶里沐浴时，被香草水的香气熏得有些迷茫，水汽中闪烁的全是陈宝宝的影子。

白绅士从项庄回来天已擦黑。白绅士一踏进门槛，就听说三姨太绿袖下午吩咐过婢女碧云让吴妈烧水，便知道那个令人厌恶的日子已经过去。三姨太绿袖坐在院子里纳凉，听见屋里有白老爷的声音，对坐在一旁摇扇的婢女碧云说，你去吧！上楼点支檀香，婢女碧云明白了三姨太绿袖的意思，便说三太太体贴人，难怪白老爷喜欢你。三姨太绿袖见她打趣也不恼她，一边抬头望望天空，十五、六的夜晚，月光真的如水一样流淌。小时候听宋妈讲玉兔和嫦娥的故事有些伤感，是为嫦娥的寂寞。读女子学校时，父亲绿天庭告诉她，这是传说，不是真的。但绿袖对父亲绿天庭的话只记了个大概，因为这伤感的故事太美丽、太动人，她舍不得抹去。

上床时，白绅士发现三姨太绿袖依然风采照人。他想，女人真有点不可思议，来的日子无精打采，去了的日子春意盎然。三姨太绿袖看了白老爷一眼，笑得妩媚。窗外月华如水，灯台上红烛高烧。三姨太绿袖身上只有暗红色的肚兜和墨绿色的短裤，鼓鼓的胸脯和滚圆的大腿使白绅士兴奋不已。白绅士便让三姨太绿袖下床，自己斜躺在竹椅上抽水烟。三姨太绿袖说，老爷你干啥呀？白绅士走过去摸摸三姨太绿袖的胸脯和臀，示意她去了身上的东西。三姨太绿袖有些不好意思，解下肚兜和短裤，赤裸裸地站在白绅士前面。白绅士乐呵呵地说，走吧！走起路来看看。三姨太绿袖忸怩地走了几步，站在白绅士面前。白绅士亢奋起来，便扔掉手中的烟枪。三姨太绿袖知道他抱不动自己，就走过去躺在床上，见白绅士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，估计自己的胴体可能唤醒了他沉睡的功能，心里一阵暗喜。但白绅士始终还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只不过是在边上一擦，就垂头丧气。三姨太绿袖见了，也不说话。白绅士一脸愧色，又去拿那柄玉麈。三姨太绿袖便急急地穿了衣服，一个翻身，把脸向着床壁，弄得白绅士拿着那根玉麈站在床前一时不知所措。第二天，婢女碧云发现三姨太绿袖的眼脸上多了一圈青晕。

江浙的初秋其实要比夏天闷热，初秋的一段时间里，太阳有秋老虎之称，一整天下来，连房间里的草席都被烤得发烫。黄昏的时候白绅士大多跟太太们玩牌，婢女则站在一旁打扇，消暑的东西往往是西瓜和绿豆汤。三姨太绿袖并不喜欢，有时玩着玩着就觉头晕。便让婢女碧云去请人家来，自己则一个人去水榭上坐坐，说是清静清静，免得闷着不舒畅，有时还把脚浸在水里凉快。有几次让婢女碧云看见，婢女碧云说，三太太使不得，那会着凉的。三姨太绿袖总是笑笑说，着什么凉呀！这样的大热天，要是男人，我还要把身子都浸下去呢！婢女碧云听了，不敢把话学给白老爷听，她怕白老爷生气。

离水榭不远的地方有两间柴房，孤零零的，四周没有房屋，柴房的南面有一口清水塘，靠西边是一个土丘。男佣人陈宝宝就住在柴房里，陈宝宝来的那天，婢女碧云便告诉了三姨太绿袖。有几次婢女碧云出门找三姨太绿袖时，看见三姨太绿袖一手捧着那本线装《西厢记》，目光却呆呆地